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五四號

據

清·陳汝禎等修，匡汝諧等纂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廬陵縣志

(十)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廬陵縣志卷四十九

藝文志

文徵記

廬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
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七情
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煖人之外如
欲漸見文彩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
樂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
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歿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
重耳而測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

不能熱其形神療外飾文采不能動且榮而必迫其心躁內思恬
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
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
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榱桷破者爲霤削者爲障白者爲樞篋
者爲繩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霤圻
壤者若墜於鑪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鑿而不自運赫赫燼
燼如列千萬炬於室內視其門卽寂寥虛闕若清秋之山焉若寒
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
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災且歿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
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
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
且有道而得之令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

熱其廬而軒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堂上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罷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縱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厯刺縉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藹然而疲公噫吁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強鍊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朞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利詭詭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雖亦爲黠跖亦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

公能撫之鯁寡有怕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污蔑盡開嚮覆官
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縉公來幾時
肉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漪漪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
之祥之民歌路謠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
題快國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
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紀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按官廨學校諸記分附各類其屬府者入藝文發凡於此

吉州新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間治天下其要有
幾施於今日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
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

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材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南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以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三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璧之用凡三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講有筵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

後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位於朝進不能
贊揚天子之盛美退而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
法本於人性磨揉遷草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
故善教人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
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於職而躬親教化也故李
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
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
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昏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眾賓
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
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

其庶以俟

西峰寺重修三秀亭記

王庭珪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黃魯直爲前太守壽春魏侯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戍於此而亭遂堙廢厥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歎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弊補廢修起學宮增養弟子員彬彬文行之士盛於一時積獄滯訟迎刃輒剖耘鋤強梗化爲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十年不討者悉縛致麾下境內遂安時方憂旱甘雨連霑郡人大悅謂此數物者非太平之嘉瑞耶芝草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旣多暇明年春始攜客遊西峯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舊碑於隤垣之下字畫尙新魏

續之喜曰吾家譜都陽壽春同出於婺源乃知前三秀主人吾
宗人也可不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
者若峴山亭不遭羊叔子蘭亭無王逸少則襄陽風景與從事中
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湍茂林不著見於山陰矣亭旣成遊觀者輻
輳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俱傳不可不記復興之歲月紹興二十
九年五月十八日也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
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
賜而州牧或得辟直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
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繼五代擾
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又詔凡公

事非守倅會議連書勿行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
徧天下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
尚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
開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缺并結郡組其家世之盛事學之優施
於有政見識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朽折懼將壓焉竹木瓦甃幸
備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
其可乎是用庚申亟僱工歲事七月乙巳落成檢題名記示某曰
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
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
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
以老諄荒唐爲解抑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
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學之義得其時也用成財依舊貫旃

儼焉其東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
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
其亦幸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書其末云

盡心堂記

朱熹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
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
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旣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撻於下懇
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
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
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
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
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旣躬行之而又以明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座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效又已孚於上下如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

伯崇年暮退然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
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
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道宜可以
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
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余有世
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吉州學藏書閣記

楊萬里

吉有學學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厯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
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爲之記極盛大備壯偉閣耀棟宇凡七
而閣與居一焉於今二百餘年賢舍後一再徙所謂壯偉閣耀者
非其舊閣不復存幸書存焉耳有書無閣書將焉儲儲之直舍直
舍豈書庋哉書弗庋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書之

輕重閣之有無繫不繫耶寶慶二年會稽劉君漢弼爲郡文學掾
猶諸生請於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後周廣順所
刻印之帙也諸經諸史則本朝京師國子監中之本也大江之西
郡十有一書亦悉萃則今兵部侍郎胡公之貽也不旣富矣哉而
弗聞焉非闕歟學無所以資舍州疇資郡可之於是前使君趙侯
希仁與之米五百今使君趙侯汝愚與券緡五百永新張大夫給
亦俾工師致大木焉營度斯決財用斯發直舍斯撤新閣斯傑扁
榜斯揭華堂斯設燕處斯列復舊觀之列經始於丙戌之冬落成
於丁亥之夏裝舊書悉叢於閣貯以四庋第以甲乙丙丁藏焉鑑
郡咸喜視寶慶猶慶厯然視二趙侯猶李侯然漢弼以書諭某曰
子爲我記之某不敢以末學固陋辭則爲之言曰閣之未復君子
固有憂也閣之旣復書之旣藏君子猶有憂也君子何憂也蓋閣

易書難書易爾讀爲難書藏焉閣奠焉顧不美歟雖然爲書
不若爲人謀繼自今後學者居是學登是閣啟是庋讀是書朝
於斯夕於斯讀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知歷代之治忽讀諸
子百家則擷文章之英華繇書而心繇心而身繇身而國而天下
君澤民盛德大業皆書之用也至此則閣焉可也弗閣焉亦可
也書焉可也弗書焉亦可也何則書卽人人卽書大哉書乎

三獲堂記

王剛中

臨汝城二里許橫岡複嶂盤旋環繞下拓平原左右溪流映帶中
包一塘紺寒澄澈廣袤約十數畝可資灌溉俯仰之間軒豁明秀
殆清淑之所萃也予友劉君造菴過其地愛其山川之完美欲卜
築於此而未知其吉否也默以塘爲祝曰吾試取魚若果得之則
終焉允臧矣乃覓漁人投網一發獲金鯉三劉君大喜遂名其堂

曰三獲明年自禾川版渚徙居於是門臨清沼觀煙雲之卷舒翫
鱣鱮之游泳觸目化機真趣洋溢豈復減於斯干南山之咏哉又
明年劉君起補駕部郎未幾有出守宣州之命瀕行述其遷居之
由及名堂之故丐記於予予酌酒賀之曰此天發祥以彰坤輿之
靈也君之後世其自此而益昌乎夫金魚者廟堂文臣貴顯章服
之所用今以荒塘獲此錦鱗網止一投而魚連三尾豈尋常之兆
哉考其數鯉之數六六純陰之體也陰極則變而爲陽故有龍門
之躍焉三之數爲眾眾以人言牧人之夢眾維魚矣旒維旟矣故
有豐亨盛大之象焉且三之時義亦大矣哉卦之畫也起於一而
全於三疊之以三而成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析數之無非
三也不但此也上中下爲三位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光君
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天下達德達尊皆以三著卽華封人之祝堯

身云三多舉宇宙之大事物之繁胥於三乎統之彼以角數占之
而謂後必有三顯者如河東之三薛眉山之三蘇新喻之三孔清
江之三劉虎林之三沈猶拘隅之見也雖然天之所以相劉君者
至矣余更願劉君之有以自相也劉君方以練達之才任繁劇之
郡宜守三畏宣三德以正其身以端其本而又順三時以重農循
三物以立教絕三風之蠹而致三異之祥將來入參政事輔我國
家以成唐虞三代之治與夔龍畢召比休爭烈豈第揚先世宰相
沈贊善注之耿光於勿替哉劉君聞而首肯焉爰次第其言而爲
之記

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
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